



# 洞庭可采莲

方欣来

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。初秋的黄昏，不知谁那么一挥，把多彩的云撒满了天空。风清如银，夕阳染红了漫无边际的芦苇，空气中混合着草木、莲蓬与泥土的气息。我走在湖中的一条小路上，在湖水斑斓的宁静里，想起这首古老的《江南》。

我第一次读这首汉乐府，就想到洞庭湖的某个地方。有莲，有鱼，有水，有芦苇，有村落，有木船，有采莲的人。

莲的原产地在哪里，一直有争议。但至少在7000年前，东方这片土地上，就有了莲藕，开出了第一朵莲花。而出现在文字中，较早的有《诗经》中的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花”，《楚辞》中也有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。莲不仅仅是植物，更是一个符号、一个意象、一种美。

这些年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洞庭湖。我走过湿地、岛礁、码头、滩涂，走过湖边的村庄、小巷、河流、芦苇荡。在洞庭之野，荷花到处都是。当秋风漫过洞庭湖平原的时候，甩开芳草掩映的小径，拐过一个屋角，或者挑一个好天气，驾一条小船，驶向湖汉、荒岛，总能遇见几处野生荷花。开花的，尚未开花的，直立于水边，摇曳于风中，似乎彼此之间有一个约定，它们正在等待你的到来。若赶上莲蓬熟了，可以随手摘下。

我无法知道，第一粒荷的种子是如何来到洞庭湖的。大概它也像鱼一样，从长江的那一头随着水流不舍昼夜地赶来，然后在这里安家落户、破土而出。一株，一圈，一片，然后像草原上的牛羊一样，浩浩荡荡，向着横无际涯的湖水挺进。

我打小生活在洞庭湖边，知道有一大片野生荷花在君山团湖。我每年都要去那里，像是去看望一个隐居的故人。那片野生荷花，面积达到5000多亩，是亚洲面积最大的野生荷花景区之一。它一望无际，超越了我的目光和想象，如此盛大、辽阔和壮观，恍若八百里洞庭的一个花圃。它是安放在洞庭之野的一面镜子，在长江与大湖之间，圆如满月，亮如冰雪，照天空，照山水，照古老的岳州，也照岳阳楼的忧乐。

最近又去了一次。阳光下，进入广场，穿过荫蔽日的竹丛，蝉声鸣唱的柳林，开白花和红花紫薇，再过去一座石拱桥，就到了湖边。游人陆续赶来，船摆在湖边，一大溜，有木船，也有汽艇。我照例选了一只木船。我喜欢木船，那种划过桐油的木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有阳光的味道，又有风雨的味道，还有湖水和荷的味道。撑船的师傅40岁出头，手里的长竹篙轻轻一点，木船慢慢动起来。无边无际的荷花扑面而来，慢慢向我身后遁去。

荷密密匝匝，挺直腰杆，像看不到边的森林。若是赏花，便略迟了些，只剩东一朵西一朵，高举在绿叶之上，像点亮的灯笼，照耀着湖水和

天空。莲蓬多不胜数，歪着的、斜着的、立着的、垂着的，用千姿百态打量着周围的事物，看一眼感到特别亲切。

这里的莲蓬可以随意采摘，却很少看到有人伸手，任由它们在阳光和风雨中慢慢老去。一粒粒莲子脱离母腹，掉落到淤泥中，复制一株莲的成长经历。

天蓝得不能再蓝，映在水里，成为另一面天空。荷影、木船，还有我，就在天上移动。感觉像是坐着一趟慢车，走在水的公路上，两旁依次退去的不再是山峦、村庄、田野和河流，而是一株一株的荷，一片一片清凉的荷叶。偶尔钻出一两只野鸭，它们蹦蹦跳跳，把头潜入水里，快速抽出来，甩着水花。见到船来，不惊不惧，直到船头快要挨到它们了，才挥动双脚，踩着水面向前跑去，瞬间不见了踪影。

想起有一年夜晚，单位在这里举行活动，活动结束后，我们沿着湖漫步。月色清朗，笼罩了望不到边的荷花。月光下的荷，披着纱衣，像浸染在薄雾中的远山。跟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如出一辙。

在一处浅水边，我弯腰握住一朵荷花，轻轻拉到眼前。我感觉到手的清凉和潮湿，像握着一把月光。我听到了荷的呼吸，轻轻的，细细的。很快，这样的呼吸越来越多，来自近处、远处、不近不远处，逐渐把我包围。除了这呼吸声，我还听到了很多声音。夜晚的湖，被声音统辖。水流的声音，鱼游动的声音，虫子的叫声，水鸟的鸣唱，萤火虫划破月色的清响……这是自然的交响，它不属于谁，只属于这方水上舞台，属于洞庭。

我没听过荷拔节的声音，想来，它们拔节的声音应该更加耐听。先是其中的一株，啪的一声，长高了一节，随后是另一株，然后是数不清的啪啪的响声。每一声都像一声呐喊，昂扬，奋进，生机勃勃，带着生命成长的渴望。

# 大地

安谅

秋从夏徐徐而来。在云蒸霞蔚中，在天朗地爽中，显现出它的风采。

总觉得在秋的静美里，含着四季的气息。它有着春花月夜的身骨，有着万物向阳的惊艳，也有着秋风扫落叶的飒爽，也有着冬日暖阳的温柔。特别是那桂花香里，聚合繁花的沉静，优雅而不失温情。

这是经历了一季溽暑后的清爽，炙热连同蝉鸣，都已蜕变。怒放的万种心事，与任性滋长的丛丛欲念，都收敛了翅膀，随着枫叶摇曳，仿佛正在寻觅归根之处。是的，飞得再高远，再傲人的世间生物，都有回落与沉静的季节。这个季节，沥干的水分，白露为霜。小溪水清如镜，梧桐声中，更有果实开始呢喃，唱着甜蜜的咏叹。

从夏走过的秋，唯有被酷暑滤过，才渐渐变得旷达和通透。

“断虹霁雨，净秋空，山染新

# 诗意宛溪河

时国金

因水而生，因水而盛。宛溪河的水运滋润了这座城，也催发着人们的诗意。南齐明帝建武二年(公元495年)，谢朓出任宣城太守。面对这条清丽的河，他脱口而出——“余霞散绮，澄江静如练”。一溪诗意、满城风华随即伴着朝晖与夕阳，在这座江城萌芽。

可以这样说，谢朓来前，作为自然的宛溪河已流淌了不知多少年，但人文的宛溪却一直沉睡，是谢太守的低吟唤醒了它。脉脉余晖，汨汨河水，滋润起这座城的风流雅致。

李白来宣城7次，徜徉于宛溪河畔。在他眼里，宛溪河比新安江更可爱——“吾怜宛溪好，百尺照心明。何谢新安水，千寻见底清。”

宛溪的尽头是与句溪交汇形成的水阳江，本地人称交汇处为三汉河。在这里，1000多年前的谢朓曾送别友人范云赴零陵。邑人为怀念谢太守，建造一亭，曰“谢公亭”。李白到此访踪，作有《谢公亭》一诗：“今古一相接，长歌怀旧游。”此后，谢公亭成了文人来访宣城时的必游之地。

古人重别离，恐有交通不便等客观缘由，但我还是倾向这是古人重情尚义的体现。正因如此，后人来此，每每共情。当霞绮落幕，疏星几点，翠鸟鸣归，一轮新月倒映在谢公亭前的江面。渐渐地，月华流转，极目远去，白帆如影。我想此时此刻，无论是远行人还是送行人，伴着冉冉涌起的月华，和渐行渐远的彼此，心底都会飘逸着一缕“愿得幽期常不负，与君同听濯缨歌”的情愫。

晚唐诗人杜牧两次在宣城任职，前后约5年。“溪声入僧梦，月色照粉堵”，应该是宛溪河慰藉了他多少壮志难酬的

时光。

时至明代，著名的文学家、戏曲家、书法家屠隆曾久住宣城，他和梅鼎祚时常相招吟咏，偕登敬亭，泛舟响潭，传为佳话。

这是一条时间流淌汇集出的文化之河，悠悠墨韵书香，每一滴水都可能穿越时空，给我们送来一句诗、一片词、一羽文化的微芒。

宛溪水，既柔情平和又刚硬孟浪。南宋前，水阳江流域基本上是有洪水无洪灾，但随着宋人南渡，圈圩增多，上下游大片的沼泽地被开成圩田。人阻水路，水阳江水患不断增多，每逢梅雨季，防汛抗洪是大事。

桥是飞落河流的彩虹。当年李白笔下的“双桥”即是宛溪河上最有名的“济川桥”和“凤凰桥”。然而，滔滔的溪水对这两座桥屡有冲毁。到了北宋，知州马遵便另建了浮桥。马知州勤政爱民，当他调离时，百姓和地方官绅不舍，设法挽留。无奈，马知州只好趁着夜幕的掩护，沿着宛溪河洒泪而别。

张果，四川成都人，南宋绍兴年间任宣州知州。《宣城县志》载：“境内大水，宣州知事张果抱民籍入水而死，邑人建庙祀之。”面对滚滚洪流，一方父母官为民沉渊，确实令人感动。于今，这里已成为张果纪念馆，附近也有一条路被命名为张果路。

宛溪河古韵流淌，沿岸是街市熙攘。北门老街虽历经战乱，残破飘摇，可许多老建筑终也是挺过了沧桑。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们圩乡人上宣城，坐船溯流而上，过鲤鱼滩，经峡石矶，在济川桥码头上岸。河边一字排开各式的机

扯。尤其是土坑之上，草及人腰，一场雨后，草又冒出，父亲再扯，成了一场持久的对抗赛。

冬瓜花谢后，花蒂处结出了嫩瓜。此时正值农忙，根本没有人会在意它。

直到“双抢”时节，为了改善伙食，父亲才想起了菜园里的冬瓜。那些天，邻里纷纷前来报喜。这一家告知：“我家菜园卧了你家的好几只冬瓜。”另一家也来夸赞：“真不愧为种瓜能手，一只瓜有几十斤重，抬都抬不动呢！”

一只冬瓜，一家人一餐肯定吃不完。父亲决定与大家一定分享。他从菜园扛回一只60斤重的冬瓜，拿出家里的一挂肉，在打谷场架起一口大铁锅，码好了一堆柴火，准备烹制肉焖冬瓜。

柴火熊熊。地地道道的冬瓜，像白玉条一样，焖在一锅，咕嘟咕嘟，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大人小孩围着柴火灶打转。多日劳累后，乡亲们身体正好补一补。

一勺勺泛着琥珀色油光的冬瓜汤浇在米饭上，味道鲜美，排队等候的男女老少啧啧称赞。大口大口吃在嘴里，一碗接一碗，真香！一时间，村庄像在过节。

一转眼，秋天到了。父亲将一只只长满绿毛的冬瓜摘下，搬到牛车上运回家。他没有“顺藤摸瓜”，而是将结在邻家菜园的冬瓜摘回，趁新鲜就地送给大家。父亲还答应送大家一些优良的冬瓜种子，让来年家家户户瓜菜香。

有人跟父亲说，这么好的冬瓜，如果卖到集市上，一定会卖个好价钱。父亲却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少卖几个冬瓜，大家一起尝个鲜，值！

# 小区家园

涂启智

归。我不止一次看到健硕漂亮的山鸡，在步道闲庭信步。有人接近时，它或是迅速钻进路边绿化带深处，或是扑腾飞起，栖息于湖边香樟树枝头。

湖边观景台，人们倚靠水泥栏杆，可以观赏湖中鱼。有红的黄的花的纯观赏鱼，还有鲤鱼、草鱼、福寿鱼等。这些鱼，小的几两重，大的五六斤，甚至还有10多斤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大鱼很少浮出水面。只有人们向湖中投放食物时，它们才会从水深处游到水面，掀起阵阵浪花。

当此际，湖边散步的人们纷纷驻足观

看——一条八九斤重的鲤鱼，红嘴黑背，突然从斜刺里杀出，身形矫健，来去自如，于数百条鱼中横冲直撞。一旦食物到嘴，又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转瞬无影无踪，真叫人目瞪口呆。

人们在观鱼过程中，神情专注，浑然忘我，不亦乐乎？

小区有众多乒乓球爱好者，却没有乒乓球活动场所。经球友代表与物业管理处协商，管理处将一张铁桌面临网乒乓球台搬进闲置的侧厅。一处因陋就简的乒乓球室，在球友欢呼声中宣告



中国美术馆藏  
《中国画《雨后》》，作者陈树人。

# 大 地



家乡的那条河

宛溪岸边的鸟鸣总是抢在晨曦之前唤醒我的一天。每逢休息日，我喜欢在那溪水洗过一般悦耳、清澈的声音里，徒步沿着河岸走上个来回。

白帆点点、舳舻林立，已隐入时光的深处；两岸垂荫、霓虹闪烁，装点起如今的美丽。以溪为轴，水波倒映出鳞次栉比的高楼、雄伟的新桥、宽广的路，折扇般向两边铺开。

源出安徽宣城东南青峰山的涓涓细流汇集一条河——宛溪。它穿城而过，悠悠北下，在城北的三汉河与句溪相交，汇入水阳江。于是，宛溪河便成了一条城中之河。

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如此描绘家乡的这条河：“宛水过城下，滔滔北去斜。远船来橘蔗，深步上鱼虾……”字字句句透露出农耕文明时代家乡的富庶。

临河而居的宣城，虽几经毁建，大小变化，但始终依傍着这条河。正是这条河，带来了沿岸经济的繁荣，数千年从未停歇。到了唐代，自响山至三汉河总长只有4公里多的宛溪河，已成了皖南地区商品集散的重要水运通道。当时宣州人口已过88万，是东南人口最多的州郡。李白赞其“鱼盐满市井，布帛如云烟”，杜牧说它“赋多口众，最于江南”。

秋风袅袅起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我，仿佛又嗅到了醉人的冬瓜香。

父亲是种冬瓜的高手，十里八乡都有名。经他侍弄的冬瓜，卧在菜园，像一只只青石碌碡，吃起来十分香。

父亲种冬瓜，有“三要”秘诀，他也不私藏，统统示人。“三要”即种要选好，坑要挖深，料要下足。

每年秋天，他留下最壮硕的冬瓜，从中遴选最优良的种子。第二年初春，趁春雪未消之际，便扛着镐，去菜园东南角刨出一个水缸大的坑。到了清明时节，他将发酵好的有机肥挑到坑里，一捧种子播下，掩上土肥，踩实。

一周左右，芽儿拱出了地面，又嫩又壮。半个月后，它们长出了叶，伸出了一掐就冒水的藤蔓。再过一个月，嫩青青的卷须四处绕着，挠得人心痒痒的。到了初夏，长势汹涌的瓜藤，宛如赶山的竹鞭，以土坑为圆心，翘着绿蓬蓬的藤尖，举着一顶顶小绿伞，到处攀爬，到处开花。

爬着爬着，就攀上篱笆，钻进了周围邻居的菜园。

几座菜园，变成了花园。金黄的冬瓜花，像喇叭，似喇叭，如少女的舞裙，弥漫着清香，惹得一只只肥胖的黄蜂钻进钻出，数不清的彩蝶翩翩起舞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昆虫，一片繁闹的世界。

父亲坚决不打农药，采用“油灯灭虫”土办法。到了黄昏，他带着油灯和脸盆来到野外，在脸盆中盛些水，滴上几滴柴油，置于菜地上，再把点燃的油灯放到水盆中。害虫趋光，纷纷从远处飞来，跌落到水盆里。

对于野草，父亲也不施除草剂，而是用手

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？其实不然。哪怕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只要你停下脚步，细心打量，也会有所发现。

我住的小区绿树成荫。小叶榕、香樟、棕榈等高大挺拔的树木，葱葱郁郁，四季常青。靠近北大门一角，数十株参天大树之间，一些石椅、石凳、石桌依次摆开，错落有致。几位老年人相向而坐，闲聊家常，脸庞洋溢着安详恬淡。还有几位老人围拢石桌打纸牌。没有吵闹喧哗，偶有轻松愉快的笑声。

与老人们相隔咫尺之遥的另一端，是个小型游乐场。小孩子们在那里玩滑梯、荡秋千、踢皮球……闹腾叫喊如同浪涛起伏，惊得树梢上的鸟儿振翅飞远。

这不是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的美好景象吗？一念及此，会心一笑。

小区人工湖，目测四五十亩，水波荡漾，鸥鹭翩跹。湖畔绿树成荫，青砖铺就的环湖步道曲径通幽。“翠湖”命名实至名